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三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高皇帝下

一

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監察御史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罪狀。刑官請逮問。詔勿問。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善長罪。幷其從子佑伸。　上不得已。下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往來狀。而吉安侯陸亨家奴封帖木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

等。皆與惟庸善長結爲黨比。嘗謀約日爲變。事皆未發。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羣臣奏善長等當誅。 上又不許。復令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善長事敗。 上詔慰諭之。復名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之際。爲之流涕。復至右順門。 上謂羣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旦暮無以爲懷。羣臣復奏善長反狀甚明。敢以死奉法。 上曰。法如是。爲之奈何。善長大慙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亨等死。善長遂自經。 上命以禮葬之。厚卹其家。子祺爲駙馬都尉。

後卒于江浦。孫茂今爲指揮僉事。錢氏辨證曰。按太祖手詔云。勑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今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即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李善長之招乎。又營陽侯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葢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記事錄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幷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

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　上不得已。下佑仲于獄。佑即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實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據各招。約略相合。第據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謀。十年十月。惟庸使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

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遊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云胡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個太公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吏姦猾。何至矢口狂悖。如病易喪心者所爲豈仲謙諸招與夫雜出于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

足蠱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
以狐疑觀望。曲自抵諱。冀　上憐而貰之。然以　太祖
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據其抵讕之辭。以播告
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
四招爲正。如國史捃拾仲謙諸招。以傅爰書。則情事舛
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抉擿其罅漏
爲善長訟冤者矣。按封績招詞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
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首沙漠之故可知也。通胡手跡。
此善長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明不以列手詔。刑部
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據哉。攷善長

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實錄云善長受姦民賍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僇其半遷其半于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與古故實錄誤解耳槿章

按實錄書李善長罪狀、凡三變其說、前後各不相蒙。其一爲封績事、則言官風聞之彈文也、或失之誣、其一爲盧仲謙等所告。則家人上變之口供也、或失之雜、而最後則有請給姦民等事。蓋善長所自輸于　上前者也、其情漸真。而其事漸悉。善長之罪狀、於是乎不可解矣、實錄載封績事。謂藍玉敗元兵於捕魚兒海、獲績、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之下獄、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蓋善長之罪、止在匿封績不奏、所云私書。不過平日交關之詞。豈真有通胡手跡哉。錢氏以爲善長第一公案、亦誤也。實錄又云、先是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

益恃恩時京民通胡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賄數奏請給其親考昭示姦黨錄丁斌招詞蓋李四父子之反謀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初不爲封績事及盧仲謙等所首告也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參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沒于西安斌與祥之子昇食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與職於杭

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李神舍往候
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閒坐。丞相謂李四曰。
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
神舍尚未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
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
次子。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
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
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
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斌復來
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爲法司逮問。

詔書所云善長請給親人丁斌者即此也至善長下獄始末國史雖不明言然亦有不沒其實者當李伸等下獄之後盧仲謙等復發其與惟庸往來狀 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蓋訊善長等也既得其實復命諸司讞之蓋覆訊也言亨等具伏而不及善長者善長老吏柔奸未肯遽服故諸司但按亨等而善長則

上親詰問即令法司隔別聽質之法也實錄載左丞相胡惟庸等謀反命廷臣審錄 上時自臨問之逆臣錄載督威招云京國公謀反他家裏埋伏馬軍 上位知道拏住了他兒子都廢了只有京國公 上位自問他

以胡藍之獄觀之則善長之招其出于親鞫明矣其言名詣奉天門復至右順門撫遣歸第葢古者公卿聽王三宥然後致刑之意特國史書法稍爲微婉耳又善長子祺尚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攻永樂間所纂大明玉牒謂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則諸書皆妄也錢氏辯證云按姦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頳之招云洪武十六年頳之見黨事不絕仍教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

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 太祖大義滅親。豈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其論核矣。然國史謂祺後卒于江浦。不知何據。或疑祺還定遠之後。復來京師。卒于江浦。然不嘗云後善長卒也。更考之。

二

祝允明九朝野記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二十四人。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後于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亦同。錢氏

辨證云。庚午詔書載于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生。鄭曉異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舛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淸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于肅淸逆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凉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凉國耶。舳艫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凉。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勲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勲臣。

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拾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賚陣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吉意觀此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二年五月明矣姦黨諸錄則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又延安吉安平凉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開國功臣錄于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皆

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旣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旣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云。亨等皆具伏。又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辭。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侯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凉侯全招。則勝宗聚與亨等。俱下獄鞫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

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縣舊識人呂二一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黨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于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槩云二十六年藁殊爲失

實世貞曾見國史而于延安諸侯悉因黃金傳文不可曉也余謂功臣次第吾學編以爲定于十七年也踵野記之譌也通紀以爲列于二十三年正月也踵功臣錄之譌也皆不見庚午詔書全文故也詔書列前後所犯公侯都督二十七人而于南雄侯趙庸則言本人之兄先爲陷城賜死朝廷于本人並無疑責一體論功封侯後爲差往沂州操練回家聽信胡陳說誘故不復命發刑部監收一日即令太師李善長傳命往宥之本人反歸恩于李善長而怨朝廷遂與通胡謀逆此趙庸與善長結黨情節野記諸書所不載者故附錄之

三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故誠意伯劉基孫廌襲爵增祿二百五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鄭氏異姓諸侯傳云廌之二十四年嗣伯加祿五百石明年卒列朝詩集云廌字士端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封明年以其叔閤門使事有連　上赦之貶秩歸里築室于里第西雞山之下命曰盤谷洪武丁丑謫戍甘肅越三月　太祖上賓赦還　建文及　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于家公侯伯襲封底簿據兵部貼黃廌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考廌所著

盤谷集及梧蒼陳谷閒閒先生傳乃知廌罷官謫戍本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廌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按廌襲爵及卒諸書所紀年月互異實錄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廌及基次子仲璟金織文綺襲衣鞍馬靴襪仍令廌還鄉省墓乙酉置閤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仲璟爲之而貼黃謂廌以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攷劉仲璟遇恩錄則云洪武二十三年爲目名提取賫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

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

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麽你帶得來麽回奏帶

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如今把爾
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
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
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
好呵。當宣劉鳫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
賜金繡衣服一套。金鑾鞍馬一匹。撥賜南門內房屋一
處。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閤門使。夜
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著你
管儀禮司事。只要跟著駕。但是我在處。爾便在著傳旨
意發放事呵。我如今著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

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二十四年二月回京。據此則虜龔封後。乃有章服鞍馬之賜。而仲璟以讓爵之義。故特設閤門使以寵之。迨次年二月。祭祖回京。方授世襲誥文實錄誤以賜誥之月。爲襲封之月耳。但貼黃在二十三年十月。而遇恩錄以爲十二月。則傳寫之訛也。實錄不書虜卒。貼黃以爲卒于二十四年九月。而鄭氏則在其後一年。皆不足據。考方孝孺集。有送劉士端歸括蒼詩云。青田辛木三十年。　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尚

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 至尊含笑問近臣。 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蓋建文中爲嘗以墓碑爲請。旋卽告歸。所云幽州興兵。則指斥靖難之辭也。爲之卒于永樂時。何疑焉。

四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東川侯胡海卒。海歸老于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

覲尚南康公主二十六年七月乙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之錢氏辨證云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 上輟朝致祭鏳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謚恩恤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玉對胡玉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卒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以託肺腑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

覩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覩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余謂海之得罪史無明文攷逆臣錄載東川侯次男胡玉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欽蒙宣玉赴京就到凉國公宅內撥問本官說我在四川對你說的話近日　上位果然疑我必是不肎畱的意思如今多有頭目隨順了也只在這早晚要下手你回去有的人都准備下接應又都督茆鼎招亦云本年二月內鼎去凉國公家內本官說東川侯家裏也有好些人你就去和胡二說這意思不怕他不從以藍玉之言觀之

則知海自歸老之後。諸子驕縱。蓄養亡命。海不能禁。旣收祿田。恐懼重譴。遂以憂死耳。未必果以胡黨牽連也。海之卒。祭葬如制。而賵謚不及者。則以子玉坐黨爲之累也。不然。使其父子名隸兩黨。得逭門誅。已爲厚幸。又肎于身沒之後。復其祿田哉。觀尚公主在二十一年四月。而實錄于二十六年七月。書復賜故東川侯田。以爲子觀尚公主之故。則海之有罪收祿田。必在二十一年以前。胡黨未發之時也。海長子斌。戰沒無嗣。玉以次嫡伏法。永樂中。觀之子忠。欲援長公主恩。爲繼襲之地。故諱言玉事。而實錄因之。豈稱信史。

五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樉還京師乙丑命　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嚮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于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九月癸巳　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　皇太子慰勞之賜秦民白金及鈔十一月庚戌　皇太子還自陝西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七月秦王樉還國鄭曉今言云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

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方希古　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京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姚福青溪暇筆亦云國初欲都關中嘗命　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遷也攷實錄洪武九年六月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都關中　上覽奏稱善則聖心之欲還長安非一日矣顧將未可耳逆臣錄載鶴慶侯招云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各處公侯都到陝西朝東宮殿下凉國公使寧夏衛徐指揮到翼下處密說如今殿下領著京城軍馬幷各公侯盡數在這裏且不敢商量著觀此則一時文武

將士威儀導從之盛可知。朱國禎大政記謂　太祖將徙都關中。秦王聞之有怨言。名入京。錮之。命　太子巡撫。父老懽迎曰。山河百二。復見漢官威儀矣。　太子悅還奏。　上亦甚喜。討定。赦秦王。將改封。僅五閱月。　太子薨。實錄不載秦王得罪之詳。然考王還國後。不給護衛。至二十六年。乃復給之。而賜愍王諡冊。有不良于德覓殞厥身之語。豈尚以前過耶。　太祖末年。大政大議。悉付　太子暨　太孫參決。國史槩削不紀。即遷都之議。亦幾于湮沒。可歎也。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錢氏辨證云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修伏誅見于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脫落不及深考而誤繫于德興之下耶或如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禁而併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修亦史官之微辭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達德興之子驥

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又云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　高皇帝手詔則美于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據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誤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於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余按錢氏於臨川侯及周驥招詞俱削不載蓋爲

國體諱也。然庚午詔書及姦黨逆臣三錄。已條布之矣。詔書言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已將其小壻并二子。宮中暗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覺。子壻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殺身亡家。姪字俱沒。都督王誠招云。洪武十六年間。有男王肅。同朱都督男。江夏侯男周驥。糾合入宮爲非。是誠彼時明知此事。不行禁戒。故縱犯法。雖是 上位恩宥免問。爲見在後各官節次事發被誅。心中懼怕不安。今被凉國公糾合謀逆。據此。則周驥入宮。在十六年。其後事發被誅。或以故縱之罪。并誅德輿耳。否則王誠何爲心懼不安耶。曰帷薄不

修者亦許之也若如功臣表所書則德興當辛酉征蠻之役年已老矣安得復有犯禁之事耶此二家罪狀並在黨事之外略存之以補實錄之闕

七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嘗與其謀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 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愎見 上待之厚又

自恃功伐。專恣暴横。嘗見　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剌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覬陞爵。命爲太傅。按二十五年十二月以玉兼太子太傅此省稱太傅耳　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及時奏事。上惡其無禮。不從。玉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乃謀反。遍紀諸書並同。按實錄所述藍玉很愎專擅之狀。皆本御製逆臣錄序。而於謀反始末。不過數語。殊爲疎略。逆臣錄乃二十六年五月。詔翰林輯錄逆黨情詞。刊布中外者。史臣豈未詳究耶。錄中無藍玉招。而有其兄榮及

男鬧兒等四招以丁僧兒史敬德所供按之則知玉以
二月八日入朝被收九日下錦衣衛十日伏誅未及具
獄而雜取家屬口語以證成之耳藍榮招云藍玉對說
前日靖寧侯爲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
上位好生疑我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
我不過不如趂早下手做一塲葢靖寧旣誅玉以姻家
疑懼謀變則其本情也而實錄絕不之及又指揮僉事
田珍招云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寧侯密與陳指揮說有
我舊識蒙鎮撫爲事提下了我怕他指著我的名字我
這一回好生憂慮在後本官果爲胡黨事發典刑了然

則靖寧之通胡因蒙鎮撫而發涼國之謀逆又因靖寧而成以此知藍黨者卽胡黨之流禍也立齋閒錄云藍玉於靖寧侯爲姻家靖寧既坐胡黨誅滅玉內懷憂懼二十五年征建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著我做太師如今又教別人做了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景川侯曹震等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　上出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此書約略諸招頗稱覈實史載是年二月庚寅躬耕籍田卽　上出勸農之期也逆臣錄載府軍前衛百戶李成招云二月初一日凉

國公對說我想二月十五日　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裏有五千在上人馬我和景川侯兩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厮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儘勾用了你衆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此藍玉逆節之最著者而史略之何也

八

實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

及諸武臣嘗為藍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皆伏誅。按御製逆臣錄序言藍玉同曹震朱壽祝哲汪信等合謀。陰誘無知指揮莊成孫讓等。設計伏兵。謀為不軌。錄中無曹震招。而有震男炳招。列於藍閘兒等之次。則震之黨逆最力。且與玉同時誅死。可知也。而實錄顧以張翼為稱首。與爰書名次不合。致景川侯火者張海彭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景川侯同涼國公喫酒。景川侯說我如今燒窯去。你每商量得停當著。我那裏燒窯也有

些軍也有些軍器京國公回言我也說與府軍前衛指揮千百戶了者他收拾下軍馬你如今去燒窯你也收拾你的軍等到二月再來板房商量上緊下手他如京國火者察罕不花諸招皆首舉景川然則京國之有景川其猶韓國之有吉安歟鶴慶侯張翼招云三月初八日有旨宣翼到京為見壻王信兄王禮亦為黨事敗露提送錦衣衛收問翼懼本官招出情繇不便又對壻王信說你可自去出首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王信依聽前來出首不期就行拏問觀此則張翼情罪自當與曹震殊科而其伏法亦在三月以後實錄同繫于二月

乙酉之下。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藍玉謀反。 上集羣臣廷議。玉强辨。展轉攀染不肎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及詩人王行孫蕡。考詹徽招則云。二月初二日。男詹紱傳涼國公言。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便是老太師我親家靖寧侯也罷了。如今 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下軍馬。都是他掌著。教說與父親討分曉。徽回說。知道了。朝退至長安西門。過見何尚寶。是徽對說。前日涼國公謀的事。 上位知覺了。早是我當住。兩日未曾拿下。你便去對哥哥說。教他上緊下手。莫帶累我。就報與

凉國公知道。何尚寶名宏即東莞伯何榮之弟二月二十一日。金吾前衛指揮姚旺到部。徽濟對本官說。近日見　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當時文臣。惟徽父子爲王謀主。裒褒竊瞷。王詠踰旬而徽始敗。且王夫嘗廷辯也。鄭氏所紀。幾於戲矣。又按實錄。是年七月丁巳。調府軍前衛將士之有罪者。隸甘州左護衛。既而以負罪者不可爲親王扈從。遂徙于寧夏置衛。別調兵爲護衛。以逆臣錄徵之。則府軍前衛將士。皆王故部曲約束爲變者也。若夫錄中所載番僧內豎豪民賤隸。累累至數千人。其間豈無詿誤羅織。不能自解者。翰林所輯。要亦未足盡信

也。

九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府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次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勲舊。其子奭復騃無知。縱於酒色。與禑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

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沮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譖于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僇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瑤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于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　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

其自爲聲教而祖訓則云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
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
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重修會典云永樂元年其國
王具奏世系不係李仁人之後以辨明祖訓所載弑逆
事詔許改正正德嘉靖中屢以爲請萬曆三年使臣復
申前請詔付史館編輯今錄於後李成桂系出本國全
州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
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爲成桂之父李
仁人者京山府吏長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顓無子蓄
寵臣辛肫子禑爲子恭愍王爲嬖臣洪倫等所弑李仁

人當國誅倫等立禑禑嗣位十六年遣將入犯遼東成桂爲副將在道中至鴨綠江與諸將合謀回兵禑懼傳位於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禑昌逐仁人已而瑤妄殺僇國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國事表聞 高皇帝命爲國王遂更名旦贍瑤別署終其身按實錄敘高麗世系與祖訓不同蓋永樂初史臣已從其辨明之請而曲爲改正矣第實錄藏於秘府彼國無繇仰窺故屢請不已萬曆中重脩會典始令採入耳然所記亦有未覈者考東國史略及高麗世紀皆言鄭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

浚閭等有推戴之心欲乘墜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
傳浚閭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宗
與李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卞仲良洩謀於夢
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及還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
路擊殺之籍其家後太宗嗣位以夢周專心所事不貳
其操贈諡文忠所謂太祖太宗者其國人尊稱成桂父
子之辭也成桂奪國之謀已非朝夕恃憚鄭夢周等骨
鯁臣不敢動耳一旦狙擊夢周遂肆焉內擅而外為悲
順以欺朝廷反舉遼東之役爲夢周罪會典雖採其說
而不及夢周欲攻遼東事亦以非公論也列朝詩集云

王顒既弒夢周以諫阻北使被放再朝京師深荷優遊寧有主謀犯遼之事攻遼之役成桂實在行於夢周何與夢周之欲弒成桂為其謀簒也非為其阻攻遼也夢周不死成桂簒必不成既殺夢周以竊國又藉口攻遼委罪夢周以自解免史官信其欺慢按而書之不亦寃乎 太祖以高麗僻處東裔非中國所治聽其自理成桂因是以殺夢周放李穡徼福假靈於天朝用以脅服東人潛移社稷祖訓云云則成桂之弒夢周之寃 聖祖蓋已灼見本末史官拘牽簡牘漫不舉正亦豈 聖祖之本意乎東國之史出朝鮮臣子之手而夢周不附

成桂事。謹而書之。不沒其實。正德中。麗人修三綱行實忠臣以夢周爲首。國有人焉。豈非箕子之遺敎歟。余謂若夢周者。不愧王氏之韓通矣。是時非夢周殺成桂。則成桂必殺夢周。不兩立之勢也。然李芳遠既除之。而復予謚。豈亦心服其忠耶。厥後有吏曹參判南袞弔夢周詩云。從容就死烏川子。啓我朝鮮節義興。其嗟慕如此。

十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常昇孫恪。後皆不見於史。錢氏辨證云。公侯伯襲

封底簿載嘗茂有弟昇。昇生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 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爲昇立傳。叅列於魏曹二國之閒。今以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旣伏誅。又於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巳具。爰書臚列。而得免於 聖祖之刑僇。有是理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旣伏法。又安置其子於臨安者。茂旣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 成祖遂釋而貰之

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貰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於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於臨安。不應兩年之內。旋名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他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余按實錄。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諭指揮張昶云。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以國史不書卒之例推之。則昇之伏法於洪武末明甚。故都督王誠招云。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欽差開國

公前來三山等處提調窯場誠因往薄山點坯回相見本官說我舅舅這件事謀不成倒連累了許多好頭目當初舅舅也曾與我同景川侯衆人說這事來後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處商議如今他每都犯了必然也有我的名字多是親上頭 上位容隱著俚你也曾去相望他商議來久後好歹把我每都結果了我每做個甚麼見識躲避得這場大難是誠回說且熬將去慢慢地理會在後一向不曾相會不期事發今被孫恪陳桓等供出在官提解又王誠表姪馬瘠招云三月內蒙欽差表伯往三山窯廠監工差人來家報說有

開國公等官。又在三山工上商議。收拾弓兵要反。此則嘗昇孫恪俱坐黨事之大略也。然昇之反狀亦有未明者。三山非聚兵之地。弓兵非倡亂之人。即王誠所指亦未見有成謀宿約也。昇雖不免。而其子得戍臨安。蓋原情定罪。法之平也。豈獨以議親故寬之哉。

十一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巳。人有告燕山中護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暨守中衛指揮使乃兒不花有逆謀上曰。二人之來降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側乃爾。何胡人之心不誠如是乎。命軍中察實以聞。

三月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賫勑諭　今上遣人防送至京四月庚寅　今上遣人送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至京以逆謀伏誅按逆臣錄載乃兒不花招云正月二十三日蒙古衛指揮法古來說凉國公道我每都是從小裏跟隨　上位出氣力的人熬到箇公侯地位向且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准備些好漢來助他次日同法古脫台到凉國公府內拜見本官又說已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每向前厮殺以此上走不出去你已前都是大官人的根脚

如今則得個指揮做。若從順了我時。久後還著你做大官人。潘陽侯察罕招云。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等。來遞手帕拜壽。乃兒不花說。如今在這裏。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動靜。也只是弄性命哩。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察罕回說。這裏雖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小官人。儘得快活。恁衆人既有如此心腸。休著外人知道。好歹尋個長便。史載是年四月壬午。潘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而不知察罕之為玉用。緣乃兒不花導之也。逆臣錄不具

阿魯帖木兒招攷之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成祖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閏四月。乃兒不花率部落二百餘人入朝。留京師。此輩窮蹙歸命。本非慕義。樂放縱。憚漢法。故一聞藍玉煽誘。遂不覺飛揚難制耳。但據諸招。則乃兒不花正月終尚在京師。而實錄謂二月乙巳命軍中察實。則又似從征北平以後事也。先是二十五年四月。命乃兒不花所部士馬從 燕王征沙漠爲鄉導。故招詞亦有四散調去之語。豈其時乃兒不花未嘗自行耶。若阿魯帖木兒則名隸燕山護衛。其在北平無疑。招詞不載。有以也。

縛之後。然後大陽坊之事。暴露無隱耳。黎澄南翁夢錄云。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父。嗣王無異於世子也。藝王叔明即王位。廢恭肅子（即陳日㷆）為昏德公。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朞年。使弟恭宣嗣位而同聽政。是為睿王。先是占城乘國釁數來寇。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晛嗣位。久之。晛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顒（即陳日焜）入嗣位。是為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

安生山。謚曰藝。攷之史。陳叔明以洪武五年。逐其王日熞自立。六年。入貢謝罪。令以前王印視事。尋以弟端嗣位。十年。端攻占城敗死。弟煒嗣。與夢錄所記名號互異。若以恭宣爲端。覞爲煒。則不聞煒爲端子也。澄言舊例王父聽政。嗣王無異世子。以季犛自稱太上之事推之。是誠然矣。然叔明既以其子不才。念弟端擁戴之功。舉國而授之。自端以及煒。朝聘征伐。無不出於其手。已非但傳名器者比矣。乃因煒之不終。復以其子日焜爲嗣。此必非叔明意也。是時權移國相。廢立之事。季犛實主之。而外托叔明之名。以兄廢弟。以父立子。使天討不能

加國人不能議其計狡矣澄為季犛長子宜其曲為隱也雖然　太祖之絕安南者豈徒惡其弒逆哉亦以其久假煒名肆為欺謾耳然猶謂罪在叔明隱忍不問因其請貢之勤接納如故而於其卒也不復遣弔以示春秋誅亂賊之微旨卒之季犛逡巡顧望不敢遽易陳氏夫亦有以陰懾其心矣祖訓深著高麗之篡而於安南無一語蓋僻處荒服從其自為聲教亦猶待李成桂之道也

十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癸亥前軍都督僉事楊春還

京師。春率長沙衡州寶慶武岡諸衛兵。討富春猺蠻。駐軍於江華縣。 上以蠻方逆歲用兵、民勞於供輸、故詔春還京師。諸軍各還衛屯種。攷逆臣錄、則春亦坐藍黨者。而國史隱之耳。其自招云。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北、著人寄信與春。你在府辦事。早晩艱難。你又是胡黨。久後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罷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則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歹教你在外領軍。就和你每會合。做一件大事。又春在軍前征進時。本處軍民招安已定。該欽依取我回京。春不合設計。糾同朱指揮商議。將本處蠻人。勒要投降金銀馬匹。因此逼令蠻人叛

逆，却著人去奏　上位必然又著我每在這裏征守，以此不曾回京。二十六年。在永州起程回京，沿途聽探藍玉謀事。若成了時。領軍來接應，不期藍玉敗露，春在途好生驚怕。又令永州衛任百戶，星夜回去說與朱指揮，如今藍玉事發了，我到京去。好歹拏了，急忙著那蠻人叛了，星夜著人來奏。　上位必然不拏我，必定又差我來征守。春回京，不合奏說，如今蠻人又叛了，與同永定侯去征。若准了出外去。調些軍馬來，大做一場，不期事發。覩此，則春以老將懷奸，擁兵玩寇，幸邊方有事以自取重，其能逃　聖主之明見乎。故一朝散軍歸屯，外示

休息士民而實奪其事權春之伏誅猶後矣實錄所書殊爲未覈

十四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宣寧侯曹泰卒書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賻䘏槩未有聞其子又不得嗣徵諸逆臣錄知泰亦非令終也按鶴慶侯張翼招云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有埒王信來汝寧府本家說凉國公著我來說他奏了 上位教你出軍去見有宣寧侯賞制諭來取你了他說李太師申國公延安侯衆人都是舊人只爲交結胡丞相謀反都廢了當初也有外父同宣寧侯

和他親家靖寧侯如今他心上也煩惱教你快來陝西與他商量則做箇擺布至十三日宣寧侯亦到本家說你便快收拾去趕上藍總兵他有分付你的話十六日二人一同起程前去東莞伯何榮招亦有全寧會寧宣寧懷遠四侯蓋泰之情罪在鶴慶靖寧之間此正御製逆臣錄序所謂胡陳舊黨愚昧不才一鬨陰謀欣然而從者也其身之不免宜矣而其父良臣則侑食功臣廟迄今不替與全寧侯父同嗚呼 聖朝所以明從逆之罰與崇死事之報者豈不仁義兼盡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眞之弟也眞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狙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按是年二月已書東莞伯何榮同藍玉伏法而此獨言眞次子宏以罪誅又不及黨事及考逆臣錄則榮與二弟貴宏三招並列乃知國史未及深考耳何宏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涼國公晚朝到尚寶司問坐對宏說你尚寶司正管著披甲的金牌可取出二百面來我明日教府軍前衛孫指揮來領是宏聽允當同

詹尚寶於南樹內取出禮字號金牌一百面信字號金牌一百面在北樹頓放伺候謀逆宏以侍從近臣陰竊兵符在東莞諸子中逆狀尤著以何榮之招聚之則其父萛先交結胡惟庸二弟貴宏懼前事發又與指揮法古私通藍玉榮時往山西抽丁初未預謀其伏法亦當在二弟之後也國史書法殊未明又皇明詔令載是年九月十日詔云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捉拏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拏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 陳敬

宗記黃淮墓云永樂初嘗有告密逆者公言于上曰洪武末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遂卽此詔也則九月密事已解。獨何迺嚮聚海島罪在不有故以叛誅耳迺誅而何氏之吏屬盡矣哀哉。

十六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穎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卒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穎國公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據此則宋穎二公皆因藍黨得禍史諱之耳王氏二史攷云穎宋二公之卒在藍凉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

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錄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至所謂為大將馭衆無紀律。自掠胡馬。使閽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强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 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潁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時立傳。却於封公下著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嫌耶。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行實不載

此事宋公二十八年卒。見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爲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家乘。內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朝廷哀悼。追祭。勅有司治喪。以聞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先卒。恐誤。與化李氏史論云。何喬遠名山藏。謂馮勝居家。爲酒召邑人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盌與戲。令麼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　太祖。樊父亦訟勝曰場下有兵器。　太祖予勝酒。歸遂死。傳友德因藍玉誅。內懼。會冬宴。從者徹饌。不盡一蔬。　太祖責友德不敬。且命召二子。友德出。衛士傳　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入。　太祖驚曰。何遽爾忍

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遂自刎臣采史餘記二公之死與此小異皆浪傳也夫我明廉陛階至肅也安有與人摶蒲求金銀器盌不得而敢向嚴主訟勝之說與齊東也至友德云云更為掾稱夫以上公崇封明刎於朝胡不為李善長自縊諱獨為友德自刎諱且出匕首於袖中者詎止梁冀之帶劍無忌之佩刀雖死定罪而實錄何故代諱況友德二子忠尚壽春公主為駙馬都尉讓為金吾鎮撫夫歐陽駙馬之販茶干禁也自作之孽僅賜死耳忠何罪獨嬰辟乃爾縱不憐忠身亦忍傷主心耶然則二公之殺卒遂略無據乎予幼時讀一書偶忘其名載宋穎二公

死甚悉宋公失記惟記所載潁公云　高皇賜以新冢
入一門即閉一門潁公不得出以餓卒此與實錄先書
賜潁國公傅友德第於鳳陽而繼書友德卒為近之若
潁公嫡派則以女為晉恭王妃故隨居山西弘治間晉
王曾為其玄孫瑛請照六王例求襲一職禮部寢其奏
彼浙閩滇之附會皆偽也檉章據實錄有於卒之下立
傳而不載賜恤者馮勝也有不於卒之下而別立傳於
封爵之下者傅友德也亦有封爵與卒之下并不立傳
者王弼也鄭氏天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於
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闕之蓋友德之死慘於勝而

術之功又微於友德故也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以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藍玉兼太子太傅藍玉男閙兒招云父對劉指揮說我征北征西受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來只道封我做太師却著我做太傅太師到著別人做了蓋指二公言也然則藍玉之逆謀二公必不與知明矣然卒以不免者豈如御製逆臣錄序所云無義公侯雖不為首謀危社稷任他所為坐觀成敗者耶二公之卒既非同時其得禍亦當有別而俞本記事錄則竝書之且云家屬悉令自縊按史除載勝子九人太祖名入賜宴九子皆暴卒與黃金

九子先卒之說相似。殊不足信。而公侯伯襲封底簿載
弘治六年九月。晉王奏稱傅友德玄孫瑛啓稱先祖穎
國公。亦係輔佐 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功勞之人。其
子忠尚壽春公主。女封晉定王妃。舉家依親隨住。看守
墳塋。乞比炤鄂國公恩例。量加一級。以奉先祀。禮部參
看得。傅瑛雖係穎國公子孫。但詔書止及追封王爵功
臣。與封公侯伯者無與。難以施行。觀此則穎公實有後
於晉。與定遠子孫。就養楚國。同例。而俞本所記。亦非事
實也。名山藏又謂友德自刎後。徙其家於遼東雲南。在
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

中艮弼令按傳鑰行狀墓誌敘其譜系甚詳初不言爲
穎公後而艮弼之五世祖添錫則載於雲南通志以爲
友德第四子遇難相失果爾世寧有父列上公子典大
郡終身不相聞問之理至謂添錫以知大理衛事占籍
雲南則又非以友德自刎故徙也考楊慎傳云布政高
詔聘慎脩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覬世
爵者慎不可流言欲中之慎遂去今通志所載豈慎去
後竄入耶則傳所指鄉大夫非艮弼而誰故論友德世
裔者當以襲封底簿爲信

實錄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初不及考官得罪之事。列朝詩集云。劉三吾三十年主考會試。以多中南人。坐罪。鄭曉大政記云。三十年六月。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暴卒者。虓之史例也。考劉學士文集。嘗以三十年冬十月。奉敕撰黔國公吳復碑。安得死於六月。集載敕下御製大明一統賦。尊稱我 聖祖聖后。備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

英乃建文初奉敕撰者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按丁丑會試北士多被黜落諸生上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命官再考或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囑侍讀張信等以陋卷呈進 上大怒親賜策問覆閱取六十人白信蹈張信等皆磔死三吾以老戍邊世傳春榜夏榜又傳南北榜進士黃瑜雙槐歲抄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已自訂其年表之謬矣周藩宗正睦㮮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中命學士劉三吾修春秋大全睦㮮於宗老中最爲博洽其言必有所據俟詳考之可也余按纂修五經四書大全開局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進

呈於明年九月纂書姓氏。備見實錄。三吾果預載筆之役。安得獨佚其名乎。睦楟之序。殆因三吾書傳會遥之編而誤記耳。雷禮列卿紀云。三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傳者。多謂其不能保終吉云。亦知典刑之說。非事實也。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永樂辛卯奏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疏草為蟲鼠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之詆三吾為逆臣。雖

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此時尚在。必無默然不自辨之理。且九年已被重劾。而十二年又安得靦顏復從脩書諸臣之後哉。然則三吾之卒於建文與永樂中。殊未有定論也。

國史考異卷之三終